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自然选择与自由选择

纳 海

内容提要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狄更斯用写实的手法，通过对伦敦下层多个人群生活状态的描写，展现了一幅弱肉强食、竞争与淘汰不断更替的自然场面，呼应了达尔文在 1859 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中关于自然选择的论述。然而这种上帝缺失的场景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沦丧，也让狄更斯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因此在象征层面，狄更斯创造了似乎能够超越自然法则，独立进行“自由选择”的人物和情节，以期进行道德的重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朋友》一书探讨了在世俗化进程中，人逐渐失去“上帝的安排”（design）这个依托之后，如何能够不被“生态系统”的游戏规则左右，做出独立、自由的道德判断。

关键词 自然选择 自由选择 双重情节 象征 道德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8.04.012

《我们共同的朋友》（1863）围绕着老哈蒙作为遗产留下的垃圾堆展开。年轻人哈蒙（John Harmon）从国外回来继承他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却不想按照遗嘱所定与贝拉小姐（Bella Wilfer）结婚，因为他怕贝拉只是贪恋他的钱财。哈蒙因此化名洛克史密斯（John Rokesmith）租住了贝拉父亲家的房子。遗产现在已经交给以前的管家鲍芬夫妇看管，为了接近他们，哈蒙在鲍芬先生身边担任了秘书。而在这之前，一具神秘的尸体从泰晤士河中打捞出来，人们误以为是哈蒙在回国途中遭遇了不测。打捞尸体的，是拾荒者赫克萨姆和他的女儿丽齐（Lizzie Hexam）。这对父女以泰晤士河为生存的来源，这条肮脏的河流吸收了城市的垃圾，也见证了人性的丑陋。小说不断变换叙述视角，故事在几个看似边缘的小人物的视角和一群名为“社会”的旁观者视角中不断

切换，几个情节互相缠绕，再加上主人公隐藏和公开的多重身份，整个故事给人迷乱复杂的感觉。米勒（J. Hillis Miller）认为，作品的结构本身暗示了它所描述的世界是庞杂无序的，因此它颠覆了维多利亚小说的基本叙述传统，预示着 20 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的到来。^①

一、《朋友》中的达尔文生态系统

米勒所说的庞杂无序，首先影响的是小说人物的自我认知。尤金（Eugene Wrayburn）是一个出身优越、接受了完备的法律教育的年轻律师，但他无心工作，整日处于忧郁、无聊的黯淡情绪中。他与合伙人莫蒂默（Mortimer Lightwood）在了解泰晤士河浮尸案的过程中，结识了拾荒者的女儿丽齐，并对她产生了爱恋之情。尤金身上散发着一股颓唐且玩世不恭的

气息。他跟莫蒂默说“如果字典上有那么一个字令我厌恶,那必定是‘动力’二字。那些整日吹嘘自己动力十足的人,不过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罢了。”^②鲍芬用辛勤劳作的蜜蜂提醒他工作的重要,他却十分不耐烦地说:“蜜蜂令人厌倦和烦躁。它们从生到死,脑子里只转着一件事情。”(99页)这样消极的生活理念与维多利亚时代种种关于“劳作得救赎”的工作伦理相悖,然而深究这种消极情绪的原因,是因为生活的终极意义对他来说变得模糊,甚至丧失了。他说自己显得无比“荒诞”也是情理之中,因为他时刻处在一种荒诞的气质中。他本身就是个荒诞的人,而且任何事对他来说,都是荒诞不经的(167页)。不仅在工作中如此,就连对他心仪的丽齐,尤金心中虽有爱慕之情,却也从未规划二人的未来。莫蒂默问他对丽齐有何“想法”,他却回答说“我对此并无‘设计’,我对任何事都没有设计。我无法计划任何事情,而即使我计划了,也会很快将其抛弃,因为我不堪承受付诸行动的艰辛。”(292页)

“设计”(design)二字,可谓微言大义。尤金原是随意地谈论着自己的性格弱点,却同时向读者提出了一个关乎整部小说意义的重大问题:这个世界的诞生和运行,何曾是设计的结果?“设计”这个词还有宗教上的含义,指的是世间万物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有一个神意提前做了安排。如果宇宙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巧合,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就都是各种巧合后果的叠加,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尤金是这种怀疑主义思维方式的外化。有批评家指出,尤金在不经意的谈笑中暴露了对宇宙间终极秩序丧失的焦虑“尤金所表现的,不仅是富家子弟的轻慢,也不仅是伦敦繁荣的市场背后的价值沦丧,更是反映了伦理秩序不断崩塌的后达尔文世界(post-Darwinian world)。”^③“后达尔文世界”指的什么,自然科学的发现与论述与道德关怀有什么关系,它们又和尤金的精

100

神世界如何建立起联系?

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从自然选择的角度解释了物种的多样性与进化过程。达尔文在书中详尽地记录和创造性地解释千百种自然现象的同时,极力消解宗教观念中所谓神对所创世界的“安排”:进化是有利于生存的那些变异在同一方向上不断叠加的结果,产生的基础是大量随机、无序的变异。起初人们观察到了个体的变化,变化多了便叫它变异,当变异逐渐固定下来,就成了一个新的“种”,当某一个种的变化足以使它明显不同于与他同种的生物,一个新的“属”就产生了。可见,划分生物类型的基本方式,都与自然界不断随机发生的微小变异有关。在这样无序变异与自然选择两种力量不断的互相作用中,生物才得以“进化”。变异是基础,自然选择决定了哪些变异得以留存,哪些必须舍弃。不论结果如何,这其中只有“生存”这一个生物本能在起作用,绝没有某种预设的发展轨迹。也就是说,“安排”(design)在漫长的自然演变史中,只是人的美好想象。

尤金所说的任何事都“无法设计”,对任何事都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和达尔文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极其相像的社会中。狄更斯笔下的伦敦是一个弱肉强食、互相杀戮的残酷地域,“生存”是人们行事的唯一目标。尤金的绝望和颓唐,正是个体对他周围环境中道德的缺失做出的无奈反应。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回应进化学说的一种方式。然而狄更斯究竟是否读过达尔文,读懂了多少,他对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学说持何种态度,研究界意见不一。^④总体来说,狄更斯认为科学可以改善人类生活,为人类提供便利,因此,他对各类科学知识都抱有相当的兴趣。然而,理智上理解一种科学观念,与情感上承认这种科学观念的认知前提和道德推论毕竟是不同的。狄更斯能够理解进化论思想,然而,《物种起源》中上帝的缺席和

由此导致的道德秩序的失衡，又令他感到忧虑。《我们共同的朋友》恰好反映了这种焦虑。

生物体产生自然的变异，是无所谓“动机”的；而在狄更斯所描绘的人类社会中，必须探讨人行为的动机。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除了消极被动的尤金，还有一大批混迹于伦敦社会、在夹缝中谋求发展的各色人物，他们动用各种不堪的手段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生存法则中的“自然选择”取代了道德哲学中的“自由选择”。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道，“我们目睹自然界外表上的光明和愉悦，我们常常看到食物的极大丰富；我们却未注意到或是遗忘了那些在我们周围安闲啁啾的鸟儿，大多均以昆虫或种子为食，因而它们在不断地毁灭着生命；我们抑或已忘记了这些唱歌的鸟儿，或它们下的蛋，或它们的雏鸟，也多被鸷鸟和猛兽所毁灭。”^⑤平静的大自然中，时刻上演着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搏斗。《我们共同的朋友》不仅将故事写在一个类似达尔文描述的自然状态之中，而且故事中大多数人物的行为，也是按照自然世界中的生存逻辑来展开的。当他们面对多种选择的时候，如果只有一种选择利于自保，他们会本能地走向那个选择。

小说中泰晤士河以及作为遗产的大垃圾堆，吸引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因为它们本身蕴含着大量的生存物质，为伦敦下层劳动阶层提供了生活资源。按照梅休（Henry Mayhew）的统计，泰晤士河沿岸至少有一百来个拾荒者（dredgers），他们靠捡拾河内的垃圾、废弃物、甚至漂浮在河中的尸体为生。^⑥丽齐的父亲迦佛·赫克萨姆就是这样一个临河而居，以河为生的人物（waterside character）。他不仅自己全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还要丽齐和她的弟弟查理（Charley Hexam）记住，是这条河流给了他们生命。叙述者多次说到迦佛“有着猛禽一般的长相”（14页）。事实上，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关系正是以“捕食者”和“被捕者”

的身份构建的。老哈蒙留下的巨大垃圾堆，成了众多捕食者觊觎的猎物：一心想嫁个有钱人的贝拉小姐曾是老哈蒙遗嘱中为他儿子指定的妻子，而贝拉如果说对这位从未谋面就不幸“丧命”的未婚夫有任何牵挂和不舍，都是因为只有通过婚姻，她才能接近那座大垃圾堆代表的财富家族。在哈蒙老宅外面常年贩卖歌谣诗集的魏格（Silas Wegg）被老管家鲍芬先生雇用，为其读书，以帮助鲍芬与他获得遗赠后新的社会地位相配。魏格想敲诈鲍芬一笔，因此他需要找出证据来证明，即使小哈蒙先生归国途中“身亡”，鲍芬也并不能合法继承哈蒙的产业。善良老实的鲍芬不知不觉成了别人眼中的猎物。正是因为意识到他即将继承的遗产可能会招致许多见财忘义的人，哈蒙少爷才决定隐姓埋名，让自己的“死讯”先传出去，因为他想看看到底有多少“狩猎者”会接近鲍芬夫妇，以便从这个“猎物”——巨额遗产中获得好处（367页）。

富韦勒（Howard Fulweiler）认为狄更斯的作品中凸显的竞争状态，正是达尔文所描述的自然世界“在达尔文眼中，自然世界没有全知的主，只有为了生存的残酷竞争。进化本身是没有目标的，它只是物种大量灭亡之后，某些变异偶然存活的结局。”“猎物链”正是联系各类生命体的唯一纽带“各个捕猎者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狄更斯作品的结构。狄更斯对人类社会展开解剖，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战场。”^⑦任何一个捕猎者，同时也是其他捕猎者眼中的猎物。赫克萨姆满心希望从泰晤士河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而他曾经的同伴赖德胡德（Roger Riderhood）正想借赫克萨姆捞起尸体的机会，诬告他故意杀人再假装捞尸，正好像两只猛禽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展开的殊死搏斗。“共同的朋友”随时会因为利益的异动，成为“共同的敌人”：拉莫尔夫妇（Alfred and Sophronia Lammles）是两个心怀鬼胎、指望靠婚姻往上爬的投机分子，而他们婚后即

发现自己被中间人蒙了: 其实两人都身无分文。但他们马上就发现了新的猎物: 金融家泼兹纳普的女儿正是待嫁的年龄, 他们希望给她找个有钱的丈夫, 以此来大赚一笔。兜售歌谣集的魏格曾想拉拢骨骼剥制师 (taxidermist) 维纳斯先生 (Mr. Venus) 一起陷害鲍芬, 但维纳斯有着基本的善恶标准, 暗地里帮助鲍芬, 叫他提防魏格, 因此魏格与维纳斯表面的合作, 背后是因不同利益而产生的敌意。

由自然法则主宰的世界中, 生物体的主观意志无法抵挡它们为生存而长期进化的“本能”, 而这“本能”之一, 便是为了获得猎物而进行的伪装。一篇谈及达尔文进化思想的文章说道, “达尔文对自然世界观察的结论之一, 便是大自然中存在着大量的变幻无常, 一切似乎都和它们表面看起来的不一样。怪异丑陋的会渐变成自然的, 自然的也会突变为怪异丑陋的; 突发事件会固定为恒定事件, 恒定的也会异化为突发事件。”^⑧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许多人物都参照着自然界中的“拟态”, 他们表面一个样, 内心另一个样。放高利贷的福列支比 (Fascination Fledgeby) 借着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 让犹太人瑞亚 (Riah) 替他四处放贷收贷, 自己却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威尼林夫妇 (the Veneerings) 是伦敦的暴发户, 他们在家中大摆宴席, 邀请一切能够与上流社会发生关系的人, 努力接近权贵阶级。所有的客人都是他们家中的“家具陈设”, 无非是他们邀请来充门面的。^⑨ 且看狄更斯是如何形容这一家人的:

威尼林夫妇是伦敦一个崭新的街区中, 一桩崭新的房屋里的一对崭新的夫妇。这对夫妻的一切都闪光、锃亮。他们的家具是新搬来的, 朋友是新交的, 仆人是新雇的, 碗碟是新买的, 车马是新置的, 马鞍也是新配的。他们的肖像画是新的, 连这对夫妻本人都是新的, 他们新结婚, 生了

个崭新的孩子, 要是他们想给自己找个新的祖宗, 这位新祖宗的画像肯定也是刚从艺术品市场搬来, 装裱一新的。(17页)

他们也许并不是小说中邪恶的化身, 但作为狄更斯最集中批判的新兴资产阶级, 伪装是聚敛财富、通向权贵阶层的最有力手段。而《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场“拟态”, 要属海德斯通 (Bradley Headstone) 试图谋杀尤金的场景。海德斯通是丽齐弟弟在学校的老师, 对丽齐一见倾心, 随后展开了近乎变态的追求。他察觉到丽齐似乎记挂着另一个爱慕者, 也就是律师尤金, 因此海德斯通对尤金动了杀机。他跑到尤金经常出现的泰晤士河边寻找机会下手, 却身着拾荒者赖德胡德常穿的服饰, 企图嫁祸于赖德胡德。而赖德胡德也很警惕, 故意佩戴上红色颈巾, 果然发现海德斯通照样模仿, 从而看穿了他的计划, 最后两人同归于尽, 死在泰晤士河冰冷的水中。

二、“选择”的宗教意义

达尔文所分析、描述的自然世界, 并不尽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 全是杀戮和掠夺, 还有生物体之间互相依附和支撑。然而在变异、选择、遗传、进化的过程中, 个体主观选择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进一步说, 如果人类世界纯然依靠自然法则, 那么, 人按照道德法则主动支配自己行为的“选择权”其实是被无限地压缩了。从狄更斯作品中折射出的基督教伦理来讲, 人如果无法在善恶、难易之间选择, 也就没有了宗教性, 信仰也就无从谈起。在英国的清教传统中, 自由选择是真正信仰的基础。弥尔顿在《失乐园》的第三卷, 借上帝之口阐述了这一命题。关于人类的堕落, 他说: “我凭正直公平创造了他, 既可以站得稳/当然也有坠落的自由……如果不给以自由, 违心行事/显不出本心的主动, 那么凭什么/证明他

们的真心实意、忠信、挚爱呢?……他们背叛,一切根源于/他们自己的判断和选择。”^⑩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中的主角“基督徒”有两个同伴“形式主义者”和“伪君子”。他们走到一座大山面前,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一条路称为“艰难”。“基督徒”决心踏上这条艰险之路,但其他两人却选择了两条较为容易的路径。然而他们不知道,看似轻易的路,将带他们走向毁灭。^⑪在后面的旅程中,“基督徒”曾选择较为轻易的捷径,因为“它能够让脚舒服一些”,但后来却发现,这条轻易之路,把他们带到了失望之城(Giant Despair)和怀疑城堡(Doubting Castle),最终将他们带入牢狱。^⑫可见,“自由选择”不仅是人信仰的前提和检验,而且理性、道德的选择,往往是艰难和孤独的举动。

班扬的世界,毕竟离狄更斯过于遥远了。他笔下的“基督徒”还手持圣经,有“福音使徒”(Evangelical)和“虔信”(Faithful)、“希望”(Hopeful)为伴。基督教寓言中的人物,是在坚固的神学体系中做出选择的,是合乎神意的。狄更斯生活的年代,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已被新近发展的科学知识和以德国的“高等批评”为首的历史研究所挑战和撼动。狄更斯在他作品中表达出的宗教信仰,是没有牢固的神学体系和宗教体制可以依靠的,因此持信仰的人,显得越发孤寂,容易受到旁人的误解,无法像《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那样做出所谓理所应当的正确选择。也许我们用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恐惧与战栗》(*Fear and Trembling*)作为类比更为贴切。在这部书中,克尔恺郭尔重新演绎了圣经中亚伯拉罕献子的故事:

他静默地准备好了柴火,静默地将以撒(Isaac)捆起来,静默地拔出刀来。这时他突然看到耶和华预先准备好的羊,将它

献祭之后,便回家了……自那以后,亚伯拉罕变得衰老了,然而他却忘不了,耶和华曾向他索要以撒。以撒像从前那样健康成长,但亚伯拉罕的目光黯淡了下去,他再也欢乐不起来。^⑬

在亚伯拉罕看来,耶和华要检验他的信,因此跟他提了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要求。而且,除他之外,并没有第二个人听到了耶和华的要求。要通过耶和华的考验,亚伯拉罕必须孤独地面对世人的不解。克尔恺郭尔说,亚伯拉罕是真正的信士,因为他的行为只为耶和华负责,得不到群体、社会、世俗的理解。这就与希腊悲剧中,阿伽门农为了希腊军队的胜利,献出伊菲吉尼亚(Iphigenia)不同,因为在阿伽门农的背后,是一个民族的生死,是城邦的存亡。亚伯拉罕却得不到这样的整体认同,因此他的行为是孤独的“从一般的伦理来评价亚伯拉罕,他是谋害了亲生儿子;从宗教信仰上来看,他是献祭了唯一的儿子。这两种角度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无尽的痛苦,然而就是这痛苦成就了亚伯拉罕。”^⑭

狄更斯同样考验着他作品中的人物。尽管狄更斯关注的问题比克尔恺郭尔更世俗化,但他小说中存在着大量在艰难处境中做出与世俗常理迥然相异、但彰显崇高道德的选择。与亚伯拉罕类似,这样的选择通常是痛苦而孤独的。试想《雾都孤儿》中的南希,在绝望的处境依然选择帮助奥利佛;《双城记》中的卡顿,在生死关头顶替好友达内(Charles Darnay)受刑,成全达内与自己也深爱的露西·马奈(Lucie Manette)成婚;《我们共同的朋友》中,老妇人希格登(Betty Higden)收留并抚养许多孤儿,但却宁愿饿死也不愿进入打着宗教旗号却腐败、摧残人性的收容所,选择了孤独一人的自我放逐。在腐朽而庞大的社会机制中,个人依靠良知和正义做出独立的道德判断,变得愈加困难。这种“自由”而“正

当”的选择已经很难在作品的写实部分中找到,而逐渐变成了一种象征,这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显得尤为突出。

三、《我们共同的朋友》 中的“选择”

如富韦勒所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所讲的全然是“贪婪的捕食者们互相争夺”,它唯一的主题是“竞争”,^⑤那么,这部小说可以说是狄更斯晚年对英国商业社会彻底失望的写照。《我们共同的朋友》映衬了一个价值颠倒的错乱世界,小说中的人们崇拜的,是金钱,是与精神相对的“物”。狄更斯不但赋予这个“物”一个象征——垃圾堆,还在拜物的信众面前树立了一个伪神:波兹纳普先生。这位靠卖保险起家的金融家,认为他自己有替天行道之责,而天道,无非就是波兹纳普本人的生意经。在他的世界中,哪怕是文学,绘画,或音乐,表现的都是他在做生意时遵循的“八点起床,八点一刻刮胡子,九点早餐,十点去金融区上班,五点半回家,七点晚餐”这样的时刻表(132)。

物质主义泛滥的后果是人的异化。特威姆娄(Mr. Twemlow)因为跟某个贵族沾亲,成了威尼林家宴上的常客,被当作一件“珍贵的家具”,一件标志着威尼林家宴规格的摆设(17页)。他和其他宾客一起,被展示在一面巨大的穿衣镜中,人们能注意到的只有头衔、出身、衣着,其余的一切都被这面穿衣镜平面化了(21页)。赖德胡德因为掌握了海德斯通试图谋杀尤金的证据,企图敲诈,最后二人都被泰晤士河无情地吞没,留下的只是他们腐败的躯体“在河闸已经有些腐烂的闸门后,人们发现了他们,泡在河里的烂泥和垃圾中。”(781页)狄更斯笔下的骨骼剥制师维纳斯的店铺中,陈列着人体各个器官的骨骼和动物标

本,当他向鲍芬先生透露魏格的阴谋时,这些标本仿佛成了无声的审判官:

第二天晚上,鲍芬先生顺着橱窗里摆的青蛙标本,朝维纳斯的店里张望,看到维纳斯很警惕地朝他招手,招呼他进到里间来。鲍芬随即进去,坐在火旁的一个摆放人体器官的箱子上,四处张望。火生得很小,忽明忽暗,整个房间的各个标本仿佛都在挤眉弄眼。那法国绅士^⑥尽管还没有安上眼睛,也跟那些装着玻璃眼的狗、鸭子和鸟儿一起,随着那忽明忽暗的火光,眨着他那(还没安上的)双眼。那些瓶子里的大头婴儿也不甘落后,给整间房子增添了诡异的气息。(563页)

可以看出,在这间剥制师的工坊中,人与“物”,生与死的界限被狄更斯的文字打破,那些看似已经没有生命的人体组件,好像随时可以穿越回人间,审视和评论这里的世态炎凉。

异化为“物”的人,当然不可能做出道德的自由判断,这表现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写实层面中。然而正如爱德华·鲍尔(Edward Bulwer-Lytton)所说,维多利亚小说中存在着“双重情节”,即小说在写实层面模仿和映射社会现实,同时在象征层面,展开寓言式的说理,“暗示”作者所表达的思想。^⑦《我们共同的朋友》就含有这样的双重结构:在写实方面,狄更斯展现了在日益繁荣并愈加混乱的伦敦,社会各阶层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和博弈,是人们在生存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由自主地选择自保的自然状态。在这样的“自然生态”下,人们被生存本能驱使,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从叙事角度讲,这个由写实构成的空间是混乱无章的。米勒认为,“《我们共同的朋友》所展示的,是一个非欧几里德的空间,因为它含有多个平行、却同时存在的空间……然而却没有一个坐

标值能够将这些空间整合起来，给观察者一个统揽全局的角度。”¹⁸然而米勒谈到的多重空间，指的是《朋友》中叙述视角的错乱和各种怪诞元素的大量植入，他没有看到，那个缺失的“坐标值”，其实正是在自然世界中缺失的道德力量，它体现在人物的“自由选择”上。狄更斯察觉到了这种缺失，因此作为一个深信亲情、家庭乃至耶稣和永恒秩序的人，他必然在这样的自然空间之外，用象征的手法创造一个相对超然于自然法则的空间。丽齐这个人物集中表现了这种“象征”。

丽齐和查理姐弟分别代表这两种“选择”的逻辑。查理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前程，不仅尽力摆脱他那并不体面的父亲，还不顾丽齐的想法，努力促成自己的老师海德斯通与丽齐交往。当丽齐拒绝海德斯通时，查理勃然大怒“你得跟我一起向上爬。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必须要做成的事情……不要拉我的后腿，把我拽下去。”（228页）然而他对海德斯通也并没有真正的尊师之情，这位老师只是能够助他改变命运的工具。当海德斯通谋害尤金的消息传到他耳中，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立即斩断了昔日与“老师”的联系。他问海德斯通“当你受自己剧烈的情感驱使，不顾一切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时，你难道不知道，我已经因此而招致怀疑了吗？这就是你报答我曾经对你的好吗，海德斯通先生？”（693页）在同样困难的处境下，丽齐的选择与查理形成了鲜明对比。当赫克萨姆遭到怀疑时，丽齐选择相信他的清白。当地酒馆好心的老板波特森（Miss Abbey Potterson）劝她离开赫克萨姆，而她却说“这在我是不可想象的。父亲的处境越艰难，就越需要我在他身边。”（75页）

从篇幅看，丽齐这个人物比较单薄，狄更斯并没有详细地描述她的故事和心理活动，而是着力在“象征”层面构建这个人物。相比其他更为丰满的人物素描，丽齐给读者的印象，

往往凝固为一些特定的瞬间。她曾独自在家中的壁炉旁，等待去河中捡拾废物的父亲归来，好为他准备晚餐（第一卷第十三章）；她与身体残疾、行为怪异却善良的珍妮（Jenny Wren）一同出现在瑞亚家的屋顶上，仿佛从雾气昭昭的伦敦城抽身而出，获得了片刻的宁静（第二卷第五章）；最令人难忘的，是她听到了尤金的呼救，驾船在湍急的河流中前行，救出尤金的场景（第四卷第六章）。这些场景中，丽齐的形象始终与“河流”和“炉火”紧密相连。当尤金和莫蒂默前往丽齐的住处探查赫克萨姆的行踪时，尤金透过他家的窗户看到丽齐独自一人坐在火炉旁：

除了火炉的火光外，她家里没有任何光亮。桌子上放着没有点着的蜡烛。她坐在地上，凝望着火盆，手托着脸颊。她的面前似乎闪着光亮，他以为是那忽明忽暗的火光。仔细一看，原来她在哭泣。火苗的强弱明暗之间，尤金看到了一个伤感、孤独的场景。（163-164页）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丽齐的形象仿佛定格在这个“忧伤”、“孤独”的画面中。火炉是狄更斯经常使用的意象，常常用来表现温情和家的慰藉。¹⁹但我们在这个场景中，看到的并不是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享受着美味的食物，分享着家庭的喜悦，而是丽齐孤独地等待着父亲的归来。火光虽然代表着温情，但对于丽齐来讲，是缺失了的亲情，是她只能追忆或者想象的情景。她的父亲因为生活的艰难，已经无暇顾及生活中的情感。而弟弟查理，更是一心想要摆脱家庭的羁绊，失去了对亲情的感受力。同样是面对炉火，姐弟二人的反应截然不同。当丽齐凝视着炉膛中燃烧的煤时，查理的回答是这样的“那只不过是一些气体罢了，它们来自诺亚方舟时代被洪水覆盖的森林”；当丽齐说，在火光中她能看到一些“景象”时，

查理说,“‘麻烦你指给我看,那些画面在哪儿。’”(37页)温润的火光所代表的过去,以及火光中投射出的未来,在查理来说是虚幻而不可及的。“当我们面对着真实世界时,”查理说,“你所看到的那些景象不过是‘空想’罢了。”(227页)

丽齐是以伦敦为背景而刻画的“自然状态”中的一部分,她并没有脱离这个自然世界。她的存在与神秘、污浊、随时吞噬生命的泰晤士河不可分割。赫克萨姆告诉她,泰晤士河是他们一家最亲密的朋友,因为“他们取暖用的煤火,丽齐睡觉的床,甚至婴孩时的丽齐入睡的摇篮,都来自这条河”(15页)。丽齐必须参与恶劣的自然中的搏斗与争抢,和父亲一起靠捡拾河中的漂浮物过活。但她与其他充满侵略性和生存竞争的人物不同,丽齐扮演了大自然温润、善良的一面。在搭救尤金的紧要关头,丽齐内心呼喊“慈悲的天主,请成全我,让他因我而得救,把他留给他以后的至亲,虽然我愿成为他最亲近的人!”(684页)《马太福音》中,耶稣对打鱼的彼得和安德烈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作得人的渔夫。”^②从写实角度看,丽齐和她父亲的职业可以说是泰晤士河上的“渔夫”,他们的战利品是漂浮在河里的废物。与此同时,她对尤金的施救,让消沉的尤金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走出了浑浑噩噩的“濒死”状态。她同时成为象征意义上的“得人”的渔夫。丽齐搭救尤金这场戏与《我们共同的朋友》中频繁出现的“复活”主题密不可分。除尤金之外,贝拉也从拜金主义中逐渐醒悟。拉莫尔夫人本来与她丈夫一起诱骗索弗洛尼亚小姐,后来她良心发现,将这个背后的阴谋原原本本告诉了索弗洛尼亚,使其免受蒙骗。这些都是正面的例子。《我们共同的朋友》中还有从反面衬托人执迷不悟的例子。赖德胡德曾意外落水,险些丧命,然而他的落水并没有像尤金一样,成为转变的契机,反而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桑

106

德斯认为,狄更斯的许多作品表现了“复活”(resurrection)的主题,而《我们共同的朋友》是最为集中的体现。宗教意义上的“救赎”是面向全人类的,但真能获得最终的救赎,靠的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个人的选择。正如评论所说,“浸入水中可能象征着接受重生,也可能象征拒绝重生。《我们共同的朋友》的重要性就在于这种宗教上的自由主义:虽然腐败、腐朽的根源是全社会,但救赎却被表现为面向所有人的选择。”^②

“复活”这个主题,与小说的尘土意象紧密相连。在英文中,“垃圾”(dust)本身就是尘土的意思。人的肉体死亡了,但精神不灭,这中间的纽带,便是尘土,因为在基督教中,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又将从尘土中复生。狄更斯写伦敦的垃圾堆,不但如实地反映了英国19世纪中期的城市生态和环境治理问题,更是利用了“垃圾/尘土”这个双关语的宗教意义。在狄更斯的伦理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不但存在利益的争夺,还有善良与同情。书中同样做出“自由选择”的,是老哈蒙的儿子约翰。约翰经历了两次重生。第一次是他被旅途中的同伴拉德福德(George Radfoot)陷害,险些丧命。但死里逃生之后,他依然认为自己是半生半死的“活死人”(367页),因为他将要面对的,是父亲的遗产,以及遗产所代表的弱肉强食的残酷世界。他的第二次重生,体现在通过隐姓埋名,向世人宣布旧的自己已死,从而选择了放弃遗产继承权,也就向父亲的遗产所代表的一切物质价值告别,因为他一旦接受了遗赠,也就接受了遗赠的附加条件:迎娶他素未谋面的贝拉。在每个人都依据本能争取生存机会时,约翰选择了消失。

结 语

桑德斯认为,书中最为污浊的意象——尘埃,同时暗示着人卑劣的本性“如果我们按

照圣经的含义来理解‘尘埃’，我们就能还原这本书本来的意义，看出它是关于精神的腐朽和道德的败坏”。^②在圣经中，人即是由泥土造来的，然而在泥土之外，还需要有生命之气，吹到鼻孔里，才“成了有灵的活人”。^③《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尘埃，很多时候用来表现的正是人较为低劣的本性。从书中我们得知，老哈蒙住的地方，正是“一个道路崎岖的村庄，里面的一座全由泥土建成的房子”（24页）；我们看到贪婪的魏格，在街边支的摊子，“占据了街上最为泥泞的角落”（52页），而维纳斯的店面也在一个“狭窄且落满灰尘的街上”（83页）。当瑞亚看到查理不顾亲情，强迫丽齐接受海德斯通时，他劝丽齐不要理会她的弟弟，“像踩掉脚下的灰尘一样”把他忘了。有评论说，“灰尘”让整部小说显得混乱、多元、呈现碎片化，表现了现代社会形成中的自我意识。^④的确，读者看到的是一个落满灰尘、垃圾成堆的伦敦。然而正是因为有丽齐和约翰这样的人物，有了他们在自然竞争中做出的“反直觉”的自由选择，《我们共同的朋友》才不至于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作品。

代表着无限物质欲望的垃圾堆，经过哈蒙的自我洗礼，完成了一次蜕变。灰尘、垃圾，经过人的改造可以成为值得再次利用的原材料，狄更斯在150年前仿佛就参与了生态问题的大讨论。英国首相巴麦尊（Palmerston）曾说，“垃圾”本身不是肮脏的，只是一些位置不适当的、与某种秩序格格不入的东西而已。柯鲁克认为这种预先设定的“秩序”，在维多利亚人眼中，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⑤本文认为，狄更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同样想象着这样一种秩序，然而他必须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去描绘自然的、野性的世界，在这种“无序”中，通过人物的道德自由选择，来重构这种已经凌乱的秩序。

注释：

- ① J. Hillis Miller, *Charles Dickens: The World of His Nove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92.
- ② Charles Dickens, *Our Mutual Frie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5), pp. 29–30. (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 ③ Sally Ledger, “Dickens, Natural History, and *Our Mutual Friend*”,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 9.2 (2011), pp. 363–378.
- ④ 有不少学者都探讨过狄更斯与19世纪科学的关系。George Levine认为狄更斯并不像以往评论界所认为的那样怀旧和保守，相反，他认为“狄更斯对于过去的经验和传统保持警惕和怀疑”，而且“狄更斯认为科学知识可以让人们远离愚昧和迷信，摆脱偏见和旧俗”（254页）。Levine认为，狄更斯虽然没经过科学训练，但他思想开放、睿智，在小说中映射了19世纪地质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领域产生的重要发现。他编的两种以家庭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刊物《家常话》（*Household Words*）和《一年到头》（*All the Year Round*），其中包含了许多与科学有关、相当专业的文章。这不仅说明狄更斯时刻保持对科学的兴趣，还说明狄更斯认为科学的认知对于改进日常生活的重大意义。“科学主要为人的需要而服务。”Levine认为这是狄更斯一贯所持的观点（258页）。另外，1860年，狄更斯在《一年到头》连续安排发表两篇对于《物种起源》的评论和回应，这也很能说明狄更斯对于达尔文理论的热情。见George Levine, “Dickens and Darwin, Science, and Narrative Form”,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Vol. 28, No. 3, *Literatur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all 1986), 250–280页。Adelene Buckland认为，狄更斯对于科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地质学而非进化论，而获得地质学知识则主要通过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展览和模拟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立体模型仿真演出”等流行文化元素（diorama）。然而Buckland指出，这些展览和科普演出所带来的地质学热，在1860年代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进化论所引发的悲观情绪。见Adelene Buckland, “‘The Poetry of Science’: Charles Dickens, Geology, and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Victorian Londo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35, No. 2 (2007), 679–694页。
- ⑤ C. 达尔文《物种起源》，苗德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52页。
- ⑥ Henry Mayhew, *London Labor and the London Poor*, Vol. II,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8), pp. 147–150.
- ⑦ Howard W. Fulweiler, “‘A Dismal Swamp’: Darwin, De-

- sign, and Evolution in *Our Mutual Friend*" ,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 49. 1 (1994) : p. 50 , p. 57.
- ⑧ Stefan Müller-Wille, "The Dark Side of Evolution: Caprice, Deceit, Redundancy" ,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 Life Sciences* , 31. 2 (2009) , pp. 183 - 199.
- ⑨ "Veneering" 这个词本身意为家具的装饰镶面, 引申为“外表的虚饰”。
- ⑩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 lines 98 - 123.
- ⑪ John Bunyan, *Pilgrim's Progress* (Oxford: Oxford UP, 2003) , p. 35.
- ⑫ John Bunyan, *Pilgrim's Progress* , pp. 91 - 93.
- ⑬ So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 trans. Alastair Han-nay (New York: Penguin, 1986) , p. 46.
- ⑭ So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 p. 60.
- ⑮ Howard W. Fulweiler, " 'A Dismal Swamp': Darwin, Design, and Evolution in *Our Mutual Friend*" , p. 61.
- ⑯ “法国绅士”是维纳斯正在“组装”还没完成的一个人体标本。
- ⑰ 参见 Felicia Bonaparte, *Poetics of Poesis: The Making of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Fict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6) 。
- ⑱ J. Hillis Miller, *Charles Dickens: The World of His Novels* , p. 291.
- ⑲ 帕顿 (Robert Patten) 认为, 狄更斯作品中出现的炉火, 常常代表以下一些主题 “温情、爱、家庭生活、慰藉心灵、能量、舞蹈, 乃至精神价值”。见 Robert Patten, " 'A Surprising Transformation': Dickens and the Hearth" , in *Nature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 eds. U. C. Knoepflmacher and G. B. Tenny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pp. 153 - 170.
- ⑳ 《马太福音》4: 19。
- ㉑ Carolyn W. de la L. Oulto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From Dickens to Eliot*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p. 152.
- ㉒ Andrews Sanders, *Charles Dickens: Resurrectionist*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1982) , p. 177.
- ㉓ 《创世记》2: 7。
- ㉔ Leslie Simon, "Bleak House, *Our Mutual Friend* , and the Aesthetics of Dust" , *Dickens Studies Annual: Essays on Victorian Fiction* 42 (2011) , pp. 217 - 236.
- ㉕ Tom Crook, "Putting Matter in its Right Place: Dirt, Time and Regeneration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 13. 2 (2008) , p. 205.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责任编辑: 何 卫

the drama. A detailed research on *Richard III*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logy and politics in Shakespeare's plays.

**The Hypocrites in the State Transformation:
The Poetics of Transformation in Louis XIV's France**

HE Fangying

In the 1660s, Molière's *Le Tartuffe, ou l'Imposteur* (1664) was performed in Paris. Because it involved many contentious ethic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n Louis XIV's France, it caused a protracted controversy in Paris' cultural circles, especially among philosophers and priests. Nearly a hundred years later, in 1758, as the Enlightenment began to heat up, there was a renewed debate among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about the comedian. The main issues were: Who should be the main character on the stage? What kind of morality should be inspired by the theatre as a place for spiritual inspiration for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This article, by investigat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rnal and rich implications in the Enlightenment theatre, analyzes the controversy among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heatre.

Natural Selection and Free Choice in Charles Dickens's *Our Mutual Friend*

NA Hai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argue that Dickens's last published novel *Our Mutual Friend* is conducted on two levels. On the realistic level, Dickens portrays the society of London in Darwinian terms where Providential "design" is absent and competition for survival is fierce, a world where only Natural Selection reigns. On the symbolic level, Dickens creates characters who, on the one hand, are entangled in this ecosystem but, on the other hand, can also transcend it in order to make free moral choice. Despite Dickens's interest in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developments, this article conjectures that Dickens is disturbed by the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 and moral consequence of Darwin's evolutionary theory.

Poetics of "the Other": Elizabeth Bishop's *Geography III*

LIU Luxi

Geography III, American prominent poet Elizabeth Bishop's canon, characterizes diverse images of "the other". This paper, by using Derrida's theory of "the other", aims to analyze how Bishop takes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n face of the call from "the other" within the texts, and to reveal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her poetry.

Modernity and Nostalgia: A Reading of Hermann Hesse's *Die Morgenfahrt*

XIE Wei

As an emotive product of modernity, "nostalgia" in *Die Morgenfahrt* reflects fundamentally Hermann Hesse's yearning for Novalis' medieval "Golden Age". In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plot elaboration,